



喝碗水饺很潞村

散文

□李立欣

水饺，水饺，汤汁如水饺如玉，饺包葱姜肉，汁沁鸡汤鲜，这碗味道，为曾经潞村人清晨的口福定了调。

运城，以前叫潞村，听起来土土的，一股盐味，但这地方自古有生意，流动人多，老居民也多。人多的地方就有好吃食，水饺是老运城人一天的“早”。潞村人早上起来，脸洗了，头梳了，拾掇周正了，大门一开，小步一迈，遇见街坊邻居打个招呼，随口就是一句：吃了没？喝碗水饺去……运城人习惯说“喝”水饺，而不是吃水饺，一字之差，境界不同。你就是用运城土话说“吃”水饺，在潞村人眼里，那也是不正宗的。

既然是喝水饺，汤水就得讲究。一碗水饺端上来，面皮若玉，水浮香珠，葱丝细如丝，香菜末末翠，长柄小勺轻轻一捏，一口仙气轻吹，热气香气扑鼻，继而靛汤沾唇，嘴里是滑，是润，是鲜，是有味。那味儿醇里有麻，醇里带辣，嘴里美嗒嗒之后，是一个“妙”字。

汤水吸溜数口之后，舀一只水饺，再轻轻一吹，像汤一样吸到嘴里，不咬，用舌尖去划，去压，一压三划，慢慢嚼，细细品，那才是滋味。

喝水饺不能急，要悠闲自在，要心里不挂事。人进了店往那一坐，先舒口气，静静神，把思绪清清爽爽，把程序设置到“大爷”模式，可幻觉，可穿越。然后，葱花饼一份，水饺一碗，腰挺直了，鼻腔舒张，味蕾打开，烫面饼子掺着葱花烙得正好，四指一捏，用筷子一扒拉，一丝一丝地拆着吃，嘴唇是油，指尖是油。捏起勺子喝一匙，香香的，鲜鲜的，暖暖的，再吸上两只水饺，让葱香肉香擦一下舌根，有种说不出的美滋味。

在运城喝水饺，有些像在巴蜀街边吃茶那样，都很接地气。不同的是，品一口茶，唇得半会闲，人闲了事多，嘴闲了话多。而喝水饺，嘴巴忙活，自然闲话不多。街边茶摊靠的是占坐，想坐多久坐多久，那是风情；喝水饺是流水坐，吃美了，喝好了，屁股暖热了，你得腾板凳。

运城的水饺原本是清晨的一道炊烟，飘了百余年，是一座城至今尚能用味蕾而去感知的

绵绵记忆，它是老字号下那些小店小铺的故事，很平民的德性，很常年的味儿。它常常结缘于一家人，一干就是几辈子。那些烟火香熏的老店藏在巷子里，是市井中格外温润祥和的一部分。民国时期，西街有胡家与袁家的招牌，两家水饺的味儿各臻其妙，胡家的胡椒与胡麻油，秘诀传了三代，老吃家口刁，喝了胡家的那一碗，还不忘袁家的那一口。袁家水饺，蛋清和面，面皮口感讲究，行道硬，有酱香，见个日头一只鸡一只鸭，一百八十碗，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来迟了，你就是大爷也得等明天。

老店有老店的坚守与规矩，品质关乎味道，牌子关乎名声，店铺一开，客人自来，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意，其实蕴藏着各自的精细与精心。夜半三更，万家入梦，那些老店却灯火无眠，灰黄的光透过门缝流出屋子，伴随着鸡汤的香味，掺在宁静的空气中。那炉火温柔得可以，锅里的鸡早已睡得无法醒来，汤冒着蛋壳一样大小的泡儿，那泡儿摇摇晃晃就是几个时辰，早已把老母鸡的精髓请进汤里，浓浓的汤扑腾得有些乏，四周漂浮着铜镜一般的鸡油。

店里的女人醒得早，洗了脸，搓了手，案板上的面沉得正好，一根长擀杖，六尺大案板，面集子一块一块地擀，面片子一叶一叶地划。馅是猪肉馅，炝了葱蒜，掺了料姜，撒了花椒盐，几个人一屁股坐下，面叶子镶馅，一会一筐子，筐子摞得一人高。只见葱丝切了，香菜洗了，大锅头里的水烧得吱吱响，案台上平口碗列成阵，胡椒粉半匙盐，鸡丝肉少许，葱丝一撮，香菜一点，然后手一洗，洋火一划，关爷神套一炉香，卸了铺板开了张。

黎明的街巷总有几分清意，清新的空气，清凉的微风，门前是清水洒街的土腥，铺里是一波一波的香气。夏季，天亮得早，人容易乏，喝水饺美得很。铺子一开就是两个多时辰，进门心热，出门身热，手上餐巾擦了嘴，还得招呼额头上的汗珠子。冬季，户外寒气逼人，店里却热气腾腾，一碗水饺，一份葱花烙饼，几味小菜，香香地吃了，热热地喝了，出了门，只觉一身的暖洋洋。

在运城，饺子是饺子，水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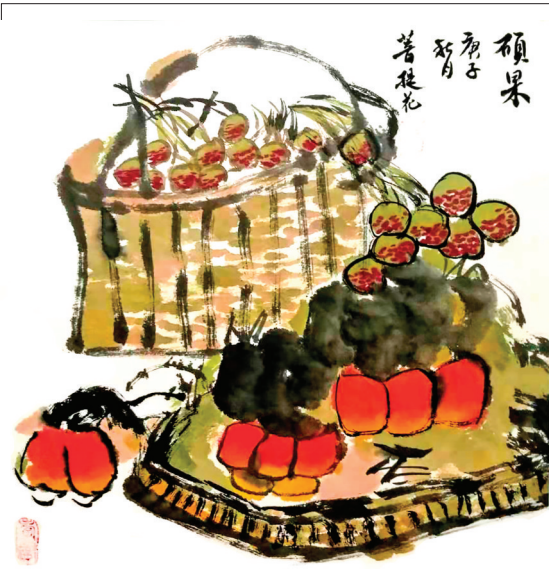
水饺，就像菜馍与包子，两回事。水饺原本是运城人的早点，日头过了三竿，摊子就收了，可南街有一老马家，硬是把水饺开成一日三餐的大饭店。“马师水饺”提炼了潞村人舌尖里最亲切的那一部分，抽了一张文化底牌，经营成地方特色，把水饺作为主题，融进运城菜系，宴会也接，雅座也设，以前在钟鼓楼，后来移到东岸，从外面回来的运城人和光顾运城的客人也都喜欢那一口。

水饺，老年人喜欢，温润、合胃，有牙嚼着香，没牙能凑合吃。人老了，腿脚不便，买一碗水饺回来孝顺一下，花钱不多，温情不少，他们喝的是水饺，你看的是幸福。那些年，外祖母常年卧床，最爱喝水饺，母亲常常用那只保温桶去提，东街卖水饺的那个王家大嫂都熟悉了那个桶。外祖母仙逝后两年，腊月天，扫房子，母亲再次看见那个保温桶时，眼泪就流了出来……那一刻，她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保温桶，而是那难以忘却的音容……

运城人外出谋营生，喜欢开饭店，水饺这一特色小吃太原有，北京也有。某一年春季，与王同学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行至兴贸街的马驹桥中学附近，一间铺子让彼此眼睛一亮，门牌写着“晋南潞村水饺”。这突如其来“他乡遇故知”，岂能不登门？推门，寻座，见老板，方知中年夫妇乃是盐化人。于是，两碟小菜，一瓶生啤，一人一碗“潞村水饺”，吃了，喝了，满嘴运城味。王同学说：“一碗潞村水饺，让我想起曾经的老运中，有回家的感觉。”

吴伯箫先生说：“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其实，一种舌尖上的记忆就如同一首老歌，深深地融在血脉里，常常会想起，成为一种美妙，变成一种乡愁。它能唤醒旧时光，让一种美好缠绵在回忆里。

岁月像贼一样，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如今的运城比以前大了几十倍，占了北相，包了安邑，让曾经的老城无影无踪，唯却留下一些老味道还是那么固执与坚守，水饺就是一种。你若忙里得闲，小巷寻味，不妨喝碗潞村水饺，热乎乎，美滋滋之后，抹了嘴，一定感觉很运城。



大河湾

硕果
菩提花 作

随笔

荒园

□安武林

久违了，荒园，小小的荒园。

去年冬月，大槐树的落叶覆盖了整个园子，我种花养草的园子。叶子枯黄，蜷曲，密密麻麻，犹如被撕下的一页页日历。踩在上面，柔软，厚实，沙沙作响。我不是一个喜欢悲秋伤冬的人，那落叶的响声，在我听来犹如亲切而又温暖的问候。

凋谢的几株月季，像标本一样供我检阅。

几株豹菊和一丛千头菊，花瓣依然停留在枝头，给人一种美丽冻人的感觉。更多的月季的叶子，绿色还没有褪尽。它们努力的样子，大概能坚持到春天吧。

紫苏的叶子完全掉落了，只有光秃秃的枝干。成熟的紫苏壳，最能体现冬天的严酷。那小小的包裹着籽粒的壳儿，真像米粒一样的茵陈壳，掐上几粒，放在鼻子下面，醉人的芬芳像炒熟的芝麻一样，浓烈而又沁人心脾。

可怜的小榕树，叶子已经枯干。也许我有些残忍吧，进行这个小小的试验。不知道榕树是否能在北方的户外过冬，我只能把两株榕树搬进室内。我轻轻地叹息，如果它经受不了严寒的考验，那就成了我试验的牺牲品。我会

把所有热情放在那两棵榕树上，这是对它最好的回馈。

我扦插的那些小小的月季，已经活了，它们向我眨着眼睛，似乎在说：“不要担心我们！”

两株漏斗花让我惊喜，它们的叶子依然绿莹莹的，好像春天刚刚从泥土里爬出来的样子，翠绿、嫩绿，绿得发亮。我差一点把它们当成刚刚出土而出的三叶草。但我知道，三叶草可没有这么大的耐寒能力。

几株竹子，摇曳生姿，如果没有做栅栏的黄杨深绿衬着，大概只有它绿得生机勃勃了。它就像蓬勃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无限的生命力，疯长和蔓延的速度惊人，我只能控制着，让它不要侵犯别的花草的生长空间就好。

在这厚厚的落叶下面，我知道还有无数的种子和果实。它们在冬眠，犹如我此刻的心情一样，它们正在做着甜蜜而又美丽的梦吧。尤其是鬼子姜和薄荷，它们肯定梦见自己又拓展了多少撒欢的空间。

没有风，阳光暖暖地照在我身上。

我们对视了一眼，彼此都在笑。那是会心的微笑，默契的微笑。

我们都看到了春天荒园的灿烂景象。

七律·陌南镇吟诵

□景琪仁

万顷竹林万顷澜。
闲原成就谦和范，
檀道承传风雅篇。
前辈骄子景耀月，
辅佐孙文称大贤。

傍河依山要冲占，
说唐道汉几千年。
十里豆津十里市，

诗笺

佳苑观景

□马红星

窗眺千畦映条山，
门侧百步池神瞻。
鳞波闪烁黑泥浴，
夕阳斜照凤谷清。
金凤一鸣峰回滩，
明灯两行通南山。
三国古战沙场在，
四季一风杨柳弯。

天赐卤坵聚宝盆，
代代恩养河东人。
夏晒滩盐冬刮硝，
还有半年虫卵捞。
环湖路旁有禁墙，
禁门高高人仰望。
哑姑欲来把歌唱，
放声盐湖大变样！

□闫守勤

春半乡来补，
千红捧东圃。
芳心约取时，
暗把馨香吐。

冬夜

青霜弦月冷，
竹影遮旧楼。
梦浅西窗雨，
巴山半点秋。

冬日杂咏

题海棠(组诗)

倚窗玉树枝条瘦，
不见春风入帘门。
帘外梅花三两朵，
只教白雪写香魂。

学书有叹
营园不见柳生芽，
三月枝头未着花。
翰墨已涸千叠纸，
鬓霜无奈日西斜。

寄远

孤烟大漠叹云萍，
秦月三千冷野亭。

万里关山凤音断，
新词一阙共谁听。

题园梅

风牵月色著新装，
云染柔黄一掬香。
约取芳心小园老，
展颜不惧冰与霜。

问

桃红柳绿去年时，
泪洒江城燕子迟。
风暖山川春日近，
百花可赏未相知。